

〔英〕芭芭拉·卡特兰爱情小说系列

里斯本之恋



里斯本之恋

[英]芭芭拉·卡特兰 著

姜小云 汪燕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里斯本之恋

[英] 芭芭拉·卡特兰 著

姜小云 汪燕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荆州包装装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625印张 95000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354—0542—8

I·473 定价：2.00元

Barbara Cartland
LOVERS IN LISBON

根据英国Pan Books Ltd, London 1987年版译出

内 容 提 要

英俊、潇洒的侯爵与纯洁、美貌的伊娜在大海边相遇，二人一见钟情，爱得铭心刻骨。然而五年后的一天，侯爵却娶了一位公爵小姐为妻，一下把伊娜抛进了死亡的深渊。在悬崖边，一法国公爵救了伊娜，她带着被撕碎的心来到巴黎。不久，伊娜成为公爵夫人，被公爵奉为心中女神。但她那颗被撕碎的心却从没平静。三十年后，她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故乡里斯本，见到侯爵的儿子，刻骨的爱化为复仇的意，于是设计导演了一场销魂落魄的复仇爱情戏，在偏执的报复中，伊娜却遭车祸命归黄泉，而小侯爵抛弃门第观念与自己心爱的姑娘，一个如花似玉、心地纯洁、善良的平民少女结为伉俪。

两代人，两种爱情，两种命运……

第 一 章

管事急切地向前迎去。

蒙罗依尔公爵夫人风度翩翩地走下楼梯，她步履轻盈，举止优雅，全欧洲都曾为之倾倒。

“早晨好，夫人。”他用法语打着招呼。

“早晨好，先生，今天的天气真美！”她用他的国语——葡萄牙语回答。

“的确很美，夫人，”他回答，“因为您走到哪儿，太阳就照到哪儿。”

她向他报以微笑。他又说：

“我预订的专车一会儿就到，夫人，也许您愿意在客厅里等一等吧？”

“不，我就在这里等着。”公爵夫人回答。

她一边说着话一边坐在写字台前的一张手扶椅上。

手扶椅放在华丽旅馆的接待大厅中央。

她穿着一件显然是来自巴黎的礼服，看起来的确非常迷人。

在她娇小的耳朵和未带手套的细长手指上，珍贵的珠宝闪闪发光。

“告诉我，”当管事在她身边大献殷勤时，她说，“我走后，里斯本有什么新闻吗？”

话刚一出口，她就觉得不该问。

里斯本啊，真使她不堪回首。

这个全欧洲最美的城市曾给她带来多大的不幸和痛苦啊！她愿把这一切都加以忘却。

她曾觉得里斯本一点也不美。

然而奇怪的事，三十二年过去了，她却又重新踏上了这片出生的土地。

她记得里斯本的每一块砖，每一块石。

她还记得海上的阳光，美丽的古代建筑，处处盛开的鲜花。

她尤其记得石泉旁小贩们篮子里卖的那些花儿。

昨天晚上到达后，她闻到那熟悉的，里斯本特有的香味时，就知道自己不该再来。

所以，今天早晨她醒来的第一个冲动就是立刻离开此地，回巴黎去。

但是，既然已强迫自己来了，骄傲的生性又使她不愿象懦夫一样逃离。

她想永远驱除那缠了她多年的“幽灵”，那个她担心会带进坟墓的幽灵。

当她在法国、蒙地卡罗、希腊、匈牙利、维也纳和伦敦赢得了一片喝彩声时，她曾努力把他还忘却。

她也曾告诉自己别再想他，别再留恋他。

可他总不曾消失。

她一闭上眼就能看见他英俊的脸，仿佛只时隔一日。

“亲爱的小伊娜，我爱你！”他浑厚的男低音这些年来一直萦绕在她耳边，“你是我的，完全是我的，我是你一生中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男人。”

多么有预见的话！

以至就是到了晚年时她还想大声喊出来，因为她不能逃避他。

她努力地将思绪从过去拉回到现在。

管事还站在椅子边。

“告诉我，”她说，“既然侯爵奥利维亚·瓦斯宫莱·琼已经去世了，现在又是谁住在阿族尔宫？”

“他的儿子，夫人。阿尔瓦罗侯爵现在住在那儿。”

“他的儿子！”公爵夫人轻轻地重复着这几个字，“我不知道他有儿子。”

“有的，有的，夫人。阿尔瓦罗侯爵很象他父亲，很帅，很有魅力。噢，让我想想，他现在一定三十出头了。”

“我不清楚。”公爵夫人声音微弱地说。

“夫人过去在这里时一定见过老侯爵。”

公爵夫人眼睛闭了好一会儿。

然后，她用变了调的声音说：

“是的，我见过他。”

“夫人，您一定会想起他骑在他那些骏马上时的样子有多帅！”

“新侯爵……他的儿子呢？”

“他长得很象他父亲。他的骑术赢得全国青年的称

赞。在我们所有的大赛中，他都一马当先呢！”

管事笑道补充了一句：

“阿尔瓦罗侯爵就象当年他父亲一样——是我们的骄傲。”

公爵夫人又闭上了眼睛。她仿佛又看到了老侯爵骑着一匹高大的黑色骏马向她奔来。当年她一见到他就觉得他好象是从天而降。对她来说，他当然就象神一样。从一开始他见到她，把她拥在怀里，说她属于他时，他就象神一样。

任何不谙世事的天真姑娘都难抵住他的魅力哟！

“也许夫人愿意驾车出去看看宫殿，”管事说，“它比过去更辉煌，新侯爵花了很多钱在宫殿上面，使得那些花园美得无与伦比。”

公爵夫人叹了一口气。她怎能忘记那花园，又怎能忘记花园里石砌的喷泉喷出的一股股冲天水流在阳光下织成的五彩缤纷的彩虹？她也记得红白相间的山茶花的芳香。

琼对她说过，这些花仿佛是神专门用来衬托她的美丽而种下的。

还有日本式的小桥、假山、凉亭和洞室。处处曾留下他对她的吻。

他们曾在阳光下漫步走到凉亭，他为她摘了几枝兰花。他一边摘一边说，兰花也没有她美。是的，她记得阿族尔宫，哥特式的塔楼，阿拉伯式的尖塔，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圆顶阁和阳台。她称它为仙宫。琼不是神话里的王子又能是什么呢？

她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那炎热的夏日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

后来他家里人搬来和他住在一起，他请了许多贵族客人

来宫里参加比赛。这时她才被赶到山下不远处的那所房子里。她受到了一些好心老仆人的照料，直到与琼重聚。这一切都好像是一场梦。她象个孩子，从未想过会有醒来的那一天。琼带她去过巴黎。他给她买衣服和首饰，她从来没想到能得到这些东西。

她穿戴上后更加春风得意，因为这使她在他的眼中显得更加漂亮了。他们还乘自备的游艇出国游览。

可是这些事并没有给她留下多少回忆。她只记得琼的嘴唇印在她的嘴唇上，琼的胳膊搂着她的身体。还有他们那一次次销魂蚀骨的相愉时光。

“噢，对了，夫人，看了阿族尔宫后，您一定会喜欢它的。”管事继续说，“我们常常私下开玩笑说它是为国王建造的，但是住在那儿的阿尔瓦罗侯爵和国王又有多大的差别呢？”

公爵夫人自己也莫名其妙：她怎么竟愿意和这个讨厌的家伙喋喋不休地谈论阿族尔宫呢？

一个姑娘走到管事身边，才把他的话打断。公爵夫人听到她轻轻的乞求声：

“先生，行行好，行行好，让住在这里的太太们看看我的刺绣活吧。”

管事做了个手势，似乎想把她赶开。

“我求求您，先生，求您象平时那样，帮帮我吧。我没吃的了，我也没钱再买布料做活了。”

管事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赶她走。但他实在不忍心拒绝姑娘眼里流露出来的乞求。他听得出，她柔和的，有礼貌的声音里含着绝望。好心的管事灵机一动，上前对公爵夫人说：

“夫人，这个小姑娘经常拿出漂亮的刺绣活来，我想知

道您是否愿意看一看。我敢保证在里斯本的其他地方找到象她那样精美的刺绣来是不容易的。”

公爵夫人沉浸在沉思中，刚要说她没兴趣，却发现站在不远处的那个姑娘长得很漂亮。

她确实太美了，三十年前，琼第一次见到自己时，可能也就是那副模样吧。公爵夫人心里闪过一个念头。

好一会儿，她觉得她正凭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看自己的脸。

她发现姑娘确实很美，与她过去所见过的任何一个葡萄牙人都不同。

她有一头黑发，就象大教堂里画像上的圣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的眼睛却是蓝得出奇。

一时间，公爵夫人还以为自己看错了，但是尽管她的睫毛是黑的，眼珠的确是蓝色的。

那是地中海人的深蓝眼球。

她生成一张娇小的长脸，一副细直的鼻子。

她说她没饭吃的时候，公爵夫人注视着她，看得出她说的是真话。

毫无疑问，她那尖尖的下巴是饿成的。

那颤抖着拿着刺绣活的手上面露出瘦骨嶙峋的手腕。

“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卖的”。她说。

管事挪动身子，让到了一边。

姑娘走上来，跪在公爵夫人的脚旁，打开一块灰布做的包袱。

里面是一件镶着花边的丝绸睡袍。

公爵夫人一眼便看出，这刺绣活的做工真绝。她不客气

地问：

“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我是在女修道院学会的，夫人。”姑娘回答。“修女们都有一手出名的刺绣活。”

“确实漂亮！”公爵夫人说，“我买了，你还有什么做好的衣服，也拿来吧。”

姑娘轻轻地叫了一声，眼里浸出了泪水。

“谢谢您，谢谢您……您救了我！我来这里时以为是我活下去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你这么年轻，怎么想到死？”公爵夫人说。

说时，她想到当年自己决定去死的时候所受的折磨和痛苦。

但她俩在最后一刻得救的方式很不相同。

“生命是宝贵的。”她大声说着，她又觉得自己很虚伪。

当她和这姑娘一样年岁时，生命对她来说一点也不宝贵。事实上，没有琼，没有爱，生不如死。

“我家里……还有两件……衣服。”姑娘说，“我可以取来给您看吗？夫人。”

她急不可待的声音，使公爵夫人笑了。

当一个人有能力时候，行善是多么容易啊！

“请原谅，夫人。”管事插话说，“您的车已在门外。”

公爵夫人慢慢地站起来。

“你负责将这姑娘卖给我的东西送到我的套房里去。”她说，“照她要的价钱付给。”

她听见姑娘吸了一口气。

然后她改变了主意。

“跟我来”，她说，“我带你回家，你可以把你做的其他东西都拿给我看。”

“你真仁慈，夫人。”管事说，“我向您保证这姑娘完全可靠。”

“我也这么想。”公爵夫人回答。

她走过大厅，管事急忙走到前面去开门。

姑娘跟在后面。

她还不知道公爵夫人是否真的打算让她乘她的车，也许她没听懂夫人说的话。

车门开了，马都很肥壮，喂得饱饱的。

赶车的座位上坐着一个车伕和一个男仆。

一个脚伕穿着华丽旅馆的制服开了门，把公爵夫人扶了进去。

她坐在后面的位子上，脚伕在她的膝盖上盖了一块薄薄的毯子。

姑娘正在犹豫，管事大声说：

“来吧，姑娘，进去坐在夫人对面。”

她按他说的去做了，显得很害怕，缩手缩脚的。

“夫人，您真打算把这姑娘带到她家去吗？”管事问。

他说话的口气显得焦急不安，大约是担心小姑娘住在城里的什么不好的地方。这会使夫人不高兴的。

“欸。”她回答。

她转身向姑娘说：“你住哪儿，孩子？”

姑娘说了地址。管家知道那地方是靠海边的一个贫穷，却令人起敬的地方。

她把地址告诉了脚伕，脚伕又告诉了车伕。

马车启动了。

公爵夫人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坐在对面的姑娘也试着学管事那样称呼她说：“夫人，您真善良！”

“你叫什么名字？”

“菲莉希达·加尔伏奥，夫人。”

“你和你父母住在一起吗？”

少顷，姑娘才回答：

“爸爸去年死了，妈妈两个月前也去世了。”

她的话音里饱含着痛苦。

公爵夫人又问：

“那么你和谁住在一起？”

“和小酒店的店主住在一起。我妈妈在那个客店中度过了她一生中的最后六个月。主人待我们很好，但我欠她两个月的房租……还有伙食费。”

公爵夫人没说话，菲莉希达继续说道：

“她是个穷人，如果您今天不帮助我的话，我就不能再难为她了。”

“现在我付给你钱，你今后又怎么办？”公爵夫人问。

“继续做活，夫人，做完了活，我要向上帝祈祷帮助我，就象你今天帮助我一样。”

“这种生活很不安稳。”

姑娘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好象是说她别无办法。

公爵夫人注视着他，又起了怜爱之心。

“你多大了？”她问。

“十八岁，夫人。”

真是巧合。公爵夫人回忆着，她第一次见到琼时和菲莉希达是同样的年龄。

那天，她十八岁刚过三天。她未经家人允许，独自一人沿着海滩散步。但那时没有人陪她，而她需要活动。

她只带着狗，觉得它比老仆人更能照顾自己。老仆人不喜欢走出舒适暖和的厨房。而且，她的父母一不在家，他们就觉得自由了。

那天阳光灿烂，空气里浮动缕缕和风。

她在沙滩上跑着。四顾无人，她便脱下鞋袜，踏水玩。

她把一根棍子扔出去，让狗去捡，狗便游过去衔了回来。她前额拖着一缕乌黑的乱发，对着狗儿发笑。

她跑呀跑，跑得小帽子都丢到背后去了，帽带子吊着它悠悠荡荡。

她用足力气，又把棍子扔到远远的海面上去。

狗儿激动地叫着，朝棍子扑了过去。

这时，她意识到后面有一个男人拉住了马。她转过身去，以为另外一个世界来了个天神。

任何男人都没有他那样令人激动，那样一表堂堂，那样英俊，令人倾倒。

她盯着他，莫名奇妙地怔住了。

这个人骑着马向前走了几步，然后用他那低沉的，好象有磁一样吸引力的声音问：

“您叫什么名字？”

“伊娜。”

“芳名配佳人啊。”

她脸红了。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风吹散的头发，赤裸的双脚。由于怕弄湿了裙子，一只手还提着裙子呢。

“我正在逗狗玩呢。”她作了不必要的解释。

“我看它真走运，受了您这样一个女主人的青睐。”

他俩就这样认识了。

伊娜与他一起徒步穿过了沙滩，选了一块长满青草的小丘，坐着谈起话来。侯爵请她谈谈自己。

她告诉他，她的父母不在家，因为他父亲去看一家商行。他想设计新楼房。

“你爸爸是设计师吗？”侯爵问。

“他在里斯本设计过好几栋楼房，但现在经济情况不好，我想您是知道的。人们没有钱造爸爸喜欢的那种楼房。”

侯爵一直很感兴趣地听着，至少她认为是这样的。

接着他们开始谈自己。

不知怎么回事，她答应了晚饭和他一起去吃，尽管她知道不该这样做。

晚餐时，桌上点着蜡烛，令人陶醉。

侯爵驾着豪华的马车送她回家时吻了她。

真不可思议，她清楚自己爱上了这位想象中最迷人的男子。

迷人，一点不错。公爵夫人现在还这么想。

除非是石头人，否则谁也抵挡不了琼的魅力。

“我们到了，夫人。”菲莉希达有点紧张地说。她打破了似乎持续了很久的沉默。

“哦，到了。”公爵夫人如梦初醒。“把你答应给我看

的东西拿来，我等着你。”

菲莉希达微笑着，这使她越发可爱。

“我有点担心……夫人，您会象灰姑娘的马车和她的仙母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保证不会的。”公爵夫人回答。

男仆打开门。

菲莉希达好象长上了翅膀一样飞出马车。

她跑上那座破房子的台阶。

当她走进那敞开的门时，公爵夫人能感觉到她很激动。

菲莉希达的感觉就跟公爵夫人三十年前的一天下午见到侯爵的感觉一样。

她在卧室里翻箱倒柜地找礼服，想为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一起吃晚饭。

琼，琼！为什么这姑娘，象里斯本一样，又把你带回我的记忆中？

琼好象正坐在她身边。

她又想起了五年后他说要和别人结婚时带给她的痛苦。

那天早晨她醒来时是多么激动，因为当天他就要从英国回来了。

他去英国参加了皇家赛马场的比赛。他带去了自己最好，最壮的马参加全国杯赛。

她按照他的要求祈祷他一马当先。她还祈祷他不要去得太久，等他回来时，他们仍象以前一样快乐。她在艾斯特利尔郊外的那所美丽的房子里等候着他，这所房子是他专门为她买的。

他认为宫殿附近的房子太小，时常在她那里留宿时不舒